

● 美国畅销书
● 惊险·曲折·缠绵

猎头保镖情妇

〔美〕杰姆斯·哈德利·齐斯 著
张卫东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 美国畅销书
• 惊险·曲折·缠绵



赌头 · 保镖 · 情妇

James Hadley Chase
KNOCK, KNOCK! WHO'S THERE?
根据Transworld Publishers Ltd. 1975年版译出

赌头·保镖·情妇

【美】杰姆斯·哈德利·齐斯 著

张卫东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郟阳报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375印张 2 插页157000字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

ISBN 7-5354-0255-0

I·219 定价：2.60元

内 容 提 要

惊险紧张的追斗。缠绵销魂的恋情。

约翰尼充当彩票赌博者马西诺的保镖近十年，他枪法出众，武艺过人。一日，约翰尼突生歹念，窃得赌金十八万美元。他连夜潜逃，马不停蹄。老奸巨滑的马西诺布下天罗地网，紧追窃贼。

正当双方斗智斗勇，相持不下之际，无奈约翰尼坠入了爱情的深河，与有夫之妇弗丽达勾搭成奸，使其处于待毙之势。

被情爱冲昏了头脑的约翰尼自以为平安无事，与情妇双双返回汽车站拎起窃得的巨款，不料，一声枪响……。

小说情节曲折惊险，故事跌宕起伏，深刻揭露了美国社会尔虞我诈，黑势力猖獗的现实。

1

蒙蒙细雨落在黑人萨米汗水涔涔的脸上。他手提钱箱，步履沉重地走着。萨米三十岁出头，身材高大，粗手大脚，臂膀象拳击运动员一样肌肉发达、健壮，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胆小如鼠。此刻，他的两只又大又黑的眼珠不安地转动着，因为他心里清楚自己手中的这只破旧手提箱里装着差不多六万多美元现钞，而且更糟糕的是在这一带人人知道这一点。

每逢星期五，他都要在这个时间花四小时走完这段漫长的路程。在这四小时里，他从酒吧间、卖报亭和那些做彩票生意的人那里收走一笔一笔的钱款。在做这种走走停停的工作时，萨米总是紧张得汗流浹背，担心不定什么时候会钻出

个亡命之徒来，一枪把他打倒，抢走钱箱。

这件工作他已经做了五百二十个星期五了，虽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可他怎么也摆脱不掉这种难以名状的恐惧心理。他总是情不自禁地在心里对自己说，如果这个星期五没事，下一周就可能遇到不测。

尽管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十年，萨米仍然不能信赖自己的主人乔·马西诺的势力。他怎么也不会相信有人能把这座人口近五十万、正在毫无节制地扩展的城市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掌心里，以致谁——即使是疯子——也不敢对萨米手中的这个钱箱子有非分之想。

萨米曾无数次地对自己说，有约翰尼·比安达这样的人寸步不离自己的身旁，自己仍这样惶恐不安真是毫无道理。约翰尼被公认是马西诺手下的最出色的枪手。

“如果发生任何事情，萨米，”约翰尼曾多次对他说，“你只要护住箱子就行了；其他的一切由我来对付。”

即使这样，萨米仍然不能驱除内心的恐惧感。一想到连约翰尼都认为有可能出事，萨米就更加不能坦然。

但他心里明白，有约翰尼保护自己，事情就好办多了。迄今为止，他和约翰尼做马西诺的收款人已有十个年头了。萨米是在二十岁那年干上这个工作的，因为老板给的薪俸优厚，加之他当时做事也不象现在这样瞻前顾后。虽然他忧虑不安，但也为马西诺能选用他做自己的收款人而感到骄傲，这意味着老板信任他。当然，或许这种信任是有限度的，因为约翰尼总是寸步不离他的前后，并且公司还有一套极其严密可靠的预防欺骗行为的制度。他们交给萨米一个装着钱、封了口的信袋，而把另一个同样封了口的信袋交给约翰尼，

里面是一张注明应交款额并签了名的单据。只有当他俩回到马西诺的办公室，站在一旁看别人清点钱款时，他们才知道自己收来了多少钱。在他们干这件差事的十年间，款额一直在逐年增加。上个星期五，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令萨米惴惴不安的六万三千美元！

毫无疑问，虽然马西诺的残忍冷酷是出了名的，尽管约翰尼能极为迅速地抽枪射击，但也会有一些亡命之徒经不住金钱的诱惑，铤而走险，这就是眼下萨米边艰难地走着边产生的想法。他心绪不宁地望望四周。这条热闹的穷街陋巷里人来人往，川流不息。人们给他让路，脸上挂着微笑，向他颌首致意。

一个长得几乎和萨米一样高大的黑人从一幢经济公寓的台阶上朝萨米大声嚷道：“别把它弄丢了，萨米。伙计，你这个小箱子里可装着我赢来的钱啊！”

人群里发出笑声，萨米脸上的汗珠更多了，不由得加大了步伐。他们还要再收一笔钱，然后就能钻进约翰尼那辆破旧的“福特”小轿车，萨米就可以松一口气了。

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俩走进索利·雅各布的赌房。

索利体格庞大，大腹便便，一张胖脸象是用发面团捏成的。他已把信袋准备好了。

“这星期生意不坏。”他对萨米说，“可是要告诉乔先生，下星期是个发大财的机会。二月二十九日！这个城市里的所有蠢货都想来碰碰运气。告诉乔先生，你下次需要一辆卡车来装钱，你别以为自己能拿得了。”

萨米附和了一声，把信袋装进手提箱。

“还有，约翰尼，”索利边说边把另一个信袋交给约翰

尼，“也许下星期应该多派几个人保护萨米。把我的话转告乔先生。”

约翰尼哼了一声。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转身走出店门，萨米紧跟在他身后。

约翰尼的汽车就停在几步开外的地方，萨米如释负重地钻进汽车，坐在驾驶椅旁边的座位上。他粗大的手腕上的手铐擦痛了他的皮肤。这是另一件让他害怕的事情：要用手铐把自己和箱子连在一起！他有一次从报上看到，有个暴徒为了抢到钱箱，用斧子把一名银行职员的手砍了下來。将来会失去一只手！

约翰尼坐到方向盘后面，摸索着寻找点火钥匙。萨米不安地看了他一眼。他感觉到约翰尼心事重重。几个星期来他比以往更加沉默。是的，萨米断定他心里有事，这使萨米担忧，因为他喜欢这个身材不高、体魄健壮、长着浓密的夹杂着几根银丝的黑发和深凹进去的褐色眼睛，嘴角里透出一股坚毅倔强神情的男人。萨米知道约翰尼象柚木一样坚韧，他的拳头象铁锤一样凶猛有力。萨米永远忘不了约翰尼曾怎样收拾过一个寻衅闹事的小流氓。当时他和约翰尼正在市区的一间酒吧里喝啤酒，这个块头足有约翰尼两个大的小流氓走过来，声音粗哑地说他不想和一个黑鬼在一个店里喝酒。

约翰尼不动声色地说：“那么你另找个地方喝去。”

萨米一直非常赞赏约翰尼的这一特点：他总是用平静的语气说话，从不提高嗓门。

那流氓转向吓得出汗的萨米，但约翰尼跨上一步挡在他俩中间，挨了那家伙一拳。这一拳要是落在萨米身上，他非趴下不可，可约翰尼甚至连哼都没哼一声。他仅仅晃了一下

身体，那流氓下巴上就挨了一下，骨头碎了，人躺在地上再没爬起来。萨米没有看到他怎样出的拳，这一拳太快了；可他看到了它所产生的效果。

不错，约翰尼象柚木一样坚韧，可他待萨米很好。他差不多说话。事实上，萨米和他结伴工作十年来，对他了解甚少或根本不了解，只知他充当马西诺的枪手有二十年左右了，大约四十二三岁，未婚，没有亲友，自己住一套两室公寓。马西诺很器重他。

每当萨米忧愁的时候，或为女人遇到了麻烦，或弟弟惹他生气，或遇到别的不顺心的事，他总找约翰尼帮助出主意，而约翰尼总是言辞平缓地设法使萨米安下心来，即使他帮不了多少忙。

当他们上街去收钱时，约翰尼才变得健谈一些。他的一些话使萨米铭记在心。

“听着，萨米，”约翰尼曾对他说道，“你能从这种骗人的勾当中挣到不少钱，但不要让它欺骗了你。你把每星期挣的钱的百分之十存起来。明白吗？每挣十元钱，就存起一元。要不了几年，你就能存下足够的钱，使自己独立，从这种勾当中脱身，因为自助者天助，你迟早会想摆脱这一切的。”

萨米一直按照他说的去做，他的劝告对萨米来说是有意义的。他买回来一只铁箱子，藏在床下，每个星期领回工资后，便把其中的百分之十存在箱子里。当然，有几次他不得不动用里面的钱：有一次他弟弟必须交五百美元，否则就得去蹲班房。还有一次是克洛埃不得不花一大笔钱做人工流产。但是，日积月累那箱子里的钱在不断增多。萨米上一次清点

时，惊奇地发现他已存下了三千美元。

这只不大的铁箱已经装满了十美元一张的钞票，萨米巴开始考虑再买一只箱子了。这些天他觉得约翰尼有些异样，所以没拿定主意是否征求一下约翰尼的意见。他断定约翰尼有某种难言之隐，所以不想去烦扰他。萨米想等几天再向约翰尼提这件事。也许那时他心绪安宁了，心境好了，能更认真地提出忠告。

他们开车返回马西诺的办公室，一路上都沉默不语。这是一间很大的办公室，有一张大办公桌，几把椅子和一个档案柜。马西诺坚持在城市里一切都要简朴，尽管他拥有一辆“罗斯”牌高级轿车，在远离闹市的住宅区拥有一幢十六个房间的楼房和一艘游艇，并在迈阿密建了一座有十个房间的别墅。

约翰尼和萨米走进屋，马西诺正坐在办公桌后面。托尼·凯普罗倚墙而立，他是马西诺的保镖之一；一个身材瘦长、黑皮肤的汉子，有一双毒蛇般的眼睛，使起枪来动作的娴熟程度和约翰尼不相上下。坐在一张宽靠背椅上，正用一根木签剔牙的是艾尔尼·拉西尼，是马西诺的另一名保镖，他身材肥胖，粗壮，左脸颊上有一道伤疤，也是一个技艺超群的枪手。

萨米拖沓地走到办公桌前，把手中的提箱放在马西诺面前。马西诺靠在椅子上，望着箱子，脸上绽出笑容。

五十五岁的马西诺身体仍然很结实。他中等身材，肩膀宽阔，一张肥胖的脸，塌鼻梁，胡须蓬乱，两只目光暗淡的灰眼睛使所有的男人畏惧，而又令女人们倾心。他是个好色之徒。尽管身体肥胖，可他却异常的暴戾恣睢。他曾几次

亲手惩罚自己手下的人，致使其中有的人两三个月上不了班。

“一切顺利吗，萨米？”马西诺问，两只灰色的小眼睛转向约翰尼望去，后者点了点头。“好吧……把安蒂叫来。”马西诺说。

安蒂·卢卡斯——马西诺的会计，已迈进了办公室。

安蒂今年六十五岁，是一个象鸟一样瘦小的老头儿，可他有一个象计算机一样的脑袋。十五年前，当他因诈骗罪服刑出狱时，马西诺看中了他的才华，于是雇用他来掌管自己的金融王国。马西诺很少用错人，这一次也是一个英明的选择。在纳税方式、决定投资或想方设法赚钱方面，全美回找不出第二个能象安蒂那样聪颖机智的人。

安蒂打开萨米汗津津的手腕上的手铐，从马西诺身边拉过一把椅子，随即动手清点箱子里的钞票。马西诺嘴里叼着一支雪茄，观望着。

萨米和约翰尼走到一旁，等待着。清点的结果是六万五千美元。

安蒂把钱收回箱子，朝马西诺点点头。然后，他把箱子搬进自己的办公室，放进一个硕大的老式保险柜里。

“好了，”马西诺看着萨米和约翰尼说，“你们两个没事了，下星期五再来。你知道下星期五是什么日子吗？”他冰冷的目光落在约翰尼身上。

“是二十九日。”

马西诺点了点头。

“不错。这是个怪日子：闰年闰日。我估计那一天能收到十五万美元。”

“索利也这么说。”

“嗯。”马西诺把手中已熄灭的雪茄扔进废物筒，“那么……那天艾尔尼、托尼和你一起去。你开着汽车收钱，不用担心警察。我给地方长官打个招呼。下星期五，你在路边多停几次车，警察们会装作看不见的。十五万美元可是个了不起的数目，也许哪个头脑发昏的人想碰碰运气。”他瞥了萨米一眼，“不用担心，小伙子。会有人保护你的。用不着吓得出这么多汗。”

萨米强装笑容，但笑得极不自然。

“我不担心，老板。”他言不由衷地说，“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他们来到街上，天仍下着霏霏细雨。约翰尼说：“喂，萨米，我们喝杯啤酒去。”

这已成为他们工作结束后的例行程序。走在这个矮壮的男人身边，萨米渐渐松弛下来。他们来到“弗莱迪”酒吧间，走进暖烘烘、光线暗淡的店堂，坐在高脚凳上，要了啤酒。

他们默默地喝着啤酒。然后萨米又要了些啤酒。

“约翰尼先生……”他吞吞吐吐地说了一句，不自然地望着约翰尼那张严峻、毫无表情的脸，“请原谅，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这些天你总是沉默寡言。如果我能帮助你做些什么……”他头上开始冒汗，唯恐自己说话太鲁莽、唐突。

约翰尼看了他一眼，笑了。约翰尼脸上难见笑容，可每当萨米看到他的微笑，一种愉悦之情就会油然而生。

“不……什么事也没有。”他耸了耸宽厚的肩膀，

“也许我正在变老。谢谢你的好意，萨米。”他掏出一盒香烟，抖出一支给萨米。他们点着烟。“这是一种地狱般的生活，不是吗？对我们来说，毫无前途可言。”他让烟雾从鼻孔里冒出来，“你说呢，萨米？”

萨米在凳子上挪动了一下身体。

“这工作挣钱多，约翰尼先生。我总是担惊受怕，可钱挣得多。除此之外，我还能干什么呢？”

约翰尼若有所思地望着他，点了点头。

“不错……你还能干些什么呢？”停了一会儿，他又问，“你一直在存钱吗？”

萨米愉快地笑了。

“就象你告诉我的那样，约翰尼先生。十元存一元，你就是这么说的。现在我已存了三千元，放在我床下的箱子里。”说到这里，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置这笔钱。”

约翰尼叹了口气。

“你就把这些钱放在床下面？”

“不放在那儿放在哪儿呢？”

“把它们存进银行，傻瓜。”

“我不喜欢银行，约翰尼先生。”萨米急切地说，“它们是为白人开的，还是放在我的床下面最保险。我想应该再买只箱子了。”

尽管萨米满怀期待地看着约翰尼，希望他能帮助自己解决这个难题，可约翰尼仅仅耸了耸肩，一口喝干杯中的啤酒。他不愿意为萨米这些愚蠢的问题操心，他自己还有那么多难题需要设法解决。

“你看着办吧。”他起身离开凳子，“好吧，下星期五再见，萨米。”

“你说会出事吗？”萨米跟随约翰尼离开酒吧走进毛毛细雨中时忐忑不安地问。

约翰尼看到萨米睁得大大的黑眼睛里流露出赤裸裸的恐惧不安。他微微一笑：

“不会出事的。只要有我、艾尔尼、托尼和你在一起，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不要这么紧张，萨米……不会出事的。”

萨米注视着约翰尼开车远去，才抬脚沿马路朝自己住的公寓走去。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下星期五还早着呢。十五万美元！老板是这么说的。世界上有这么多钱吗？什么事也不会出，是吗？只有等下星期五平安过去了，他才会相信。

约翰尼·比安达住一套两居室公寓房。他拧开门锁，走进起居室，站住看了一下四周。他在这儿已经住了八年。虽然房间不大，但约翰尼并不在意。尽管破旧些，但还算舒适。屋子里有两张用旧了的躺椅，一个沙发椅，一台电视机，一张桌子和四把高背椅子，地板上铺着一块褪了色的地毯。穿过对面的门便是一间狭小的卧室，仅能放下一张双人床和一个桌头柜，有一个壁橱。除卧室外，再就是一间小淋浴浴室和厕所。

他脱下外套，解松领带，放好那支0.38英寸口径的自动手枪。然后，拖过一把椅子，在窗边坐下。

下面街上传来喧闹声，他并不讨厌这声音。他点燃一支香烟，漫不经心地透过肮脏的玻璃望着对面的住宅楼。

萨米并没有猜错；他确实有心事。十八个月来，他老想着这件事。这桩心事是在他度过四十岁的生日时开始困扰他的。当他和女友梅拉妮·凯瑞莉庆贺完自己的生日，她入睡后，他回顾了自己的过去，并试图想象自己的将来会是个什么样子。已经四十岁了！人生过半……没有出过车祸，没有患肺癌，也没有吃枪弹。四十岁！他已活了半世。

往事如烟。首先，他想到了母亲，那个目不识丁的女人，她劳累了一生，把他带大，最后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他的父亲尽管能识几个字，却不会写，在一家水果罐头厂象牛马一样拼命干活。这两个规规矩矩、敬畏上帝的意大利移民非常疼爱他们的儿子，梦想着他将来能干一番大事业。

临终前，母亲把自己唯一的财产留给了他：娘家已传世百余年的一枚带银链的圣克里斯朵夫银制勋章。

“现在我不能照料你了，约翰尼，”她说，“拿着这个，永远带在身上；只要你戴着它，真正的灾难就不会落在你身上。一定要记住我的话，我把它戴了一辈子，从没有遇到灾难，生活艰苦，但不是真正的灾难。”

他迷信，所以一直贴身戴着这枚银章。甚至此时他坐在窗边时，也把手伸进衬衣摸着它。

躺在熟睡中胸脯平静地起伏的梅拉妮身边，他回想起母亲去世后的那些年。最初，他一事无成。由于不能忍耐父亲没完没了的唠叨，他离家出走。虽然他那时只有十七岁，却设法在杰克逊韦尔的一家下等酒吧间里当上了招待员。在那里，他结识了三教九流、形形色色的人，有无赖和骗子，也有小偷。他和弗迪·辛亚诺——一个偶尔干杀人越货勾当的人——挂上了钩。他们两人沆瀣一气，作过几次案，目标大都

是一些汽车加油站。后来，警方终于抓到了他们。约翰尼服了两年刑，这决定了他以后的命运。他出狱时，对犯罪学已深有研究，并相信自己再也不会被警方抓到了。有一两年的时间，他独自一人抢劫过。他弄到的钱都是些小数目，可他总是梦想能发一笔大财。后来，他又遇上了辛亚诺，后者那时已投靠了乔·马西诺——一个正在飞黄腾达的黑社会领袖。辛亚诺引他见了马西诺。马西诺上下打量了约翰尼一番，认为他是块材料。当时马西诺正想物色一个年轻、可靠、枪法好的人当他的保镖。约翰尼对枪非常陌生，他抢劫时用的是玩具手枪。马西诺对此并不介意。他送约翰尼去接受训练。三个月后，约翰尼证明自己将成为一名第一流的枪手。在马西诺实现自己的统治的那些年里，约翰尼曾三次杀过人，每次都挽救了马西诺的性命，使之免遭不测。迄今，他已为马西诺效劳了二十年，再也用不着杀人了，马西诺已坐稳江山。他不仅控制了这座城市的工会，而且还控制了彩票赌博业，没有一个人能与他相抗衡。约翰尼已不再当他的保镖。他被指派保护负责收取彩票盈利的萨米。马西诺坚持认为应当派年轻力壮的人保护萨米。三十五岁以上的人太老了，担当此任反应太慢。

约翰尼躺在梅拉妮身边，反复思考着这一切，又想到自己的将来。四十岁了！如果他现在不采取行动，将来就会为时过晚。再过二三年，马西诺就会认为他太老了，不适合干这工作了。那时会怎样呢？他不会有好下场……对此约翰尼深信不疑。马西诺会给他找一个工作，也许是查点工会选票，跑腿送送东西，或其他令人讨厌的差事。那将是他的末日。他一直没能攒下钱。他想起自己曾给萨米提出的忠告，

嘴上露出一丝苦笑。他的钱象流水一样花掉了：女人，还有赌赛马而又从未赢过钱的爱好。有多少钱就花多少，所以他知道一旦被马西诺辞退，他身上的钱不但不能保证他按自己的方式生活，而且也没法做自己梦寐以求的事情。

在他的记忆中，他曾梦想有一艘自己的船。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消磨在码头上了。在那里，富人有游艇，渔民有渔船。浩浩淼淼的大海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象磁铁似的吸引着他。到了上学的年龄，他却把光阴都浪费在船上了。他不在乎工作多苦，能挣多少钱，只要能留在船上就行。他擦洗甲板，擦拭门把手，绞缆绳，却只能得到一枚五分镍币。他仍然留恋自己的少年时代：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躺在黑暗中，他再一次感受到内心那种对返回大海的不可抑制的冲动。但他已不再是那个只能挣到几枚镍币、醉心于体验脚下的甲板在海面上起伏的少年了。他要带回一艘真正属于自己的船：一艘三十英尺长的豪华游艇。他将驾驶它出海捕鱼：象船长那样。他还需要一名船员：一个象萨米那样的人，甚至就是萨米。

要实现这个梦想，他需要钱：要买一套大型的鱼具，以及其它费用，他估计这至少需要六万美元。

他曾想自己脑袋里出现这样的念头一定是疯了，可这并不能促使他放弃这个念头和梦想。在他的记忆中，要拥有一艘自己的船的梦想和大海使他产生的冲动一直象一颗疼痛的牙齿折磨着他，现在当他坐在窗前时仍在折磨着他。

只要他能弄到一大笔钱，他的梦想就能实现。

大约六个月前，他脑袋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但他立刻